

编者按

路工（1920—1996），原名叶德基，慈溪观海卫鸣鹤场人，18岁赴延安参加革命，曾任多家报刊主编或编委。路工在诗歌创作、文艺评论、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，在访书等领域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路工从北京（国家）图书馆离休，担任中国俗文学学会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。80年代末至90年代，他经常回到慈溪，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。

我市女摄影家龚爱茹，与路工先生多有交往。她根据路工生前回忆（讲述及手稿），陆续走访了路工的战友、文友及其子女，又去国家图书馆、慈溪档案馆等处查询有关资料，其中包括路工亲友提供的书籍、信件和照片等，最近创作完成了20余万字的《路漫漫——路工生平纪实》一书。

今年11月27日，是路工先生百年诞辰，编者约请龚爱茹女士撰文讲述路工先生的传奇人生，以及两人的交往逸事，以纪念路工先生百年诞辰。

出身于望族之家

路工出生于慈溪县观海卫镇鸣鹤场盐仓村。当婴儿的啼哭声从那座四合院式老屋传出时，院内的人们忙作一团。叶家有了一个天庭饱满的儿子。厅堂前，身穿长衫的男主人叶楚香笑吟吟地接受亲戚、朋友和邻居的道喜。那是1920年11月27日，庚申猴年十月十八。

路工的祖父叶池孙经营着祖传的叶同仁堂药店，祖母胡氏出身于大户人家，爱看古典小说，还会吟诗作词。父亲叶楚香没有继承药店，自己开办了一所学堂兼做小学教员，家中拥有许多藏书。祖母认为道德乃是做人的基本准则，遂给孙子取名“德基”。叶德基走上革命道路后，用过好多笔名，有路工、叶枫、叶萌、群明、顺从、向阳、睿扬等，但路工这个笔名用得最多，那是他在担任《人民铁道》报主编时起的。

6岁那年，父亲先送路工在鸣鹤一家学堂读书，后转到沈师桥承志小学。承志小学属于私立学校，远近闻名，老师都是清朝举人。路工在承志小学毕业后，以优异成绩考取宁波效实中学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路工读着进步刊物，全身燃起火一般的革命热情。特别是读了鲁迅的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后，深为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打动，他曾在诗中写道：“黑暗中的人们啊，请向前看吧，前面有光明，向前，向前，向着光明！”

我与路工先生初次见面

路工离休后，几乎年年回乡，年迈的他背着相机，慈溪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他把拍摄的照片赠送给家乡有关部门。

我与路工先生认识，是在1989年9月6日。那天，他参观国营慈溪密封材料厂时，厂领导一行陪着我来到我工作的中心实验室参观。那天他脖子上挂着一台尼康相机，手持长焦镜头，边走边按快门。当看到我办公桌玻璃板下一张彩色《背》以及从《宁波日报》上剪下来的刊头黑白照《两极》时，路老兴致十足地作了精彩点评。后来厂领导要我陪同路老去附近的白沙针织市场取景。路老告诉我，他已选出慈溪拍摄的60幅照片，以“家乡美”为主题，最近要在慈溪工人文化宫展出，问我杭州哪家扩印店质量比较好，我推荐了武林门的“杭州新闻图片社”。

自那以后，路老经常约我礼拜天一起去采风拍摄或探讨一些文艺话题。有几次采风还与当年慈溪市政协副主席李公亭先生等人同行，史志办的童银舫先生也曾多次陪同他去慈溪的有关景点。

路老是去过延安的老革命，但很平易近人。他经常会谦逊地问一些摄影技术、技巧问题，并要我示范给他看，受到启发后就调侃地称我“龚老师”。我很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路老，您再如此称呼我就什么也不说了。”他念道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还说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拜能者为师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参加一些影赛获了奖，路老知道后表示祝贺。因为爱好摄影，他对宁波、慈溪摄影举办的各种摄影活动比较关注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的拙作经



延安窑洞成长的鸣鹤场儿子

——纪念路工先生百年诞辰

龚爱茹

【上篇：革命与成就】

像当时众多爱国青年一样，路工努力探求人生的前途。

从延安抗大到太行山

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后，路工去上海考取了中华职业学校，结识了几个进步学生，接触到中共地下党，组织“读书救国会”，发放抗日救亡传单。中共地下党发现了路工的才华，把他写的诗歌推荐到《团结》刊物，以叶枫的笔名发表。1938年4月，在党组织安排下，《辣报》主编为路工写了封去香港的介绍信，18岁的路工独自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去香港，之后又奔赴延安。

住进延安窑洞后，路工成了延安抗大的学生，除了学习文化知识，还接受手榴弹投掷、步枪射击以及游击战等军事训练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经常给他们讲课。第一次听说毛主席要来上课，路工和抗大学生十分激动。课堂条件差，只有几条板凳，于是让那些领导和年龄大一些的学员坐在前面几排，其他人坐在地上或站着听，会场挤得满满的。

路工难忘的是，当毛主席精神抖擞地走进来时，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和大家一样穿着灰布军装，戴着灰布军帽。讲台是一张书桌，桌上

盖了块蓝布，放着一只白色搪瓷杯，就这么简单。

毛主席讲《论持久战》，带着湖南口音，经常引用一些典故，很幽默。演讲中不时配以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，一会儿挥手，一会儿左手叉腰，右手大刀阔斧般地劈出去。

1938年12月12日，路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抗大他还当上了“啦啦队”总指挥，组织大家唱抗战歌曲、朗诵诗歌、看电影、跳集体舞。

1939年7月底，路工在延安抗大毕业前夕，彭德怀同志给抗大学员们作了一次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动员报告。

太行山崇山峻岭，地势险要。路工到太行山后，穿着新式的八路军灰色军装，在晋冀鲁豫八路军活动的游击区写报道、写诗歌，歌颂八路军和民兵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。不久，他调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，任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。第二年（1940年）在晋东南文协主编的《文化动员》《抗日先锋》等刊物上发表作品。由于工作出色，他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，很快担任了多种报刊的主编和编委工作。

1942年5月，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区发动大规模进攻，路工所在的“二营”经常是“昼伏夜出”，他一边带领民兵打游击战，一边向群众讲授

文化、军事知识，同时进行写作。

1944年，路工也到了谈婚事的年龄。有一支女青年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，经常在街头、集镇唱歌演出。有次看演出时，一个女兵引起路工的关注，她的大眼睛闪烁着青春的波光。她叫张英，是煤矿工人的女儿。后来通过战友牵线，路工和张英相识了。1945年8月的一天，经组织批准，在刘邓大军司令部所在地（今河北涉县）举行了简单的仪式，两人结为伉俪。同志们送来了红枣、核桃、花生等，主持人讲话，鼓励他们结婚后要继续好好学习、战斗和工作。

不遗余力访书藏书

1957年初，路工在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研究部主任，同时和赵万里先生一起担任文化部访书专员，先后到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江苏、上海等地访书。访书期间，他得到访书郑振铎的特别指导和帮助，通过访书，使许多珍稀的古代典籍得到了抢救性保护。

路工访书、藏书后来在我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。自访书以来，他一直节衣缩食地买书，书越积越多。除了有些工具书自己留着，他

把特别珍贵的好书刻本捐给国家博物馆、国家图书馆，许多珍本、孤本经常借给中外友人，成全别人的学术研究。我国多位俗文学专家、教授在著述中都提到，路工的藏书比有些图书馆还丰富。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特别喜欢研究碑帖，经常去路工家翻看并借阅，启功幽默地称之为“精神食粮”。路工藏书“南词引正”的发现，改写了昆曲的历史。他把多年珍藏的书籍和史料，敦煌遗稿中的唱本、宝卷、俗文学、民间文学等珍本捐给了慈溪市档案馆、慈溪市图书馆。同时也为宁波梁祝文化公园捐赠了多种梁祝故事戏曲、民歌珍本。

《访书见闻录》是路工最有代

表性和参考价值的一本著作，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收集了1954年至1982年间路工在各地访书过程中陆续写下的文章，记述了他亲见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出版物和考证的文本等。

为了搜集和考证，路工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，宁波天一阁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他不停地查询、辑校，编著出版了《梁祝故事说唱集》《明清平话小说集》等著作，还在刊物上发表论文，其中对弹词、竹枝词等颇有研究。1984年6月20日，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，路工是主要发起人之一。路工还与姜彬合作编著了《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》。



（右二）等同志合影。（左二）在浙江访书时与赵万里

【下篇：多情与魅力】

常在《宁波日报》《慈溪日报》副刊上发表，路老看到后会报纸收集起来带给我。殊不知早在四五十年代，他的文学作品就已经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及各大刊物上发表了，如《毛泽东号》等诗作，不仅在国内，还在苏联《文学报》上被翻译转载。但他从来不多说。

1994年在苏州一家旅馆里，那天早上五点半左右，我还在睡梦中，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朦胧中听到路老在叫“小龚，小龚”，我问“什么事？”只听路老兴奋地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现在天空满朝霞，我们去拍照！”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披了件外套，拿上相机和三脚架跑了出去。

2000年后，我被中国美术学院

聘为摄影教师，当我第一次走上美院讲台的时候，我是自信的。我想，如果有点成绩的话，离不开路工先生以及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好多事情都是潜移默化，自信也是靠平时一点点积累的。

激情朗诵与演讲

路工在延安抗大学习时，接受了朗诵训练，诗歌朗诵从此成为他一生的爱好。

1951年，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举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，路工朗诵了郭沫若创作的话剧《屈原》中的《雷电颂》，他以火一般的激情，文辞铿锵，韵律优美，激昂慷慨又悲壮，表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形象。郭沫若听后惊喜地握住路工的手：

听了你的朗诵，屈原活也！”

1958年的一个秋日，路工受好友蒋君超、白杨夫妻之邀，赴上海参加一个文艺活动。那次活动中有个诗歌朗诵会，路工参加了朗诵。活动结束后，白杨夫妻又邀请他到家里作客。蒋君超、白杨夫妻的家位于上海华山路，是一幢小白楼，总是门庭若市，高朋满座。那次路工来到小白楼，还见到了秦怡、王丹凤、金焰、孙道临、谢芳等一批电影表演艺术家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有一次在慈溪上林湖文管所，在大家的请求下，路老面对散落在湖边的青瓷碎片，即兴朗诵了一首他创作的诗歌《瓷都》，充满磁性的嗓音，恰到好处，深深感染了大家。

1991年3月，中国俗文学会议

在北京召开，路老给了我一个旁听的机会。他作为中国俗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、老学者，得到所有与会者的尊重和爱戴。会上，路老发表了脱稿演讲，恢宏气势中夹杂着诙谐与幽默，爆发出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文学的希望和情感。他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鸣鹤场的儿子身影远去

2011年10月，央视《探索发现》栏目播了个纪录片《昆曲溯源》，其中播放了路工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张老照片，有一张是他1964年重返延安时，以宝塔山为背景的珍贵留影，那是该栏目编导从我这里要去的。我收藏的路工先生的照片，有些是他子女提供的。当初照片小又不清晰，我通过扫描和电脑处理，使它们变得清楚了许多。

路老喜欢摄影，可他个人的留影很少。他曾说，即使像石少华、吴印咸、徐肖冰等著名战地摄影记者，他们在战争年代也很少拍自己的。小咪姐（路老的女儿）告诉我，父母在涉县八路军司令部也没拍一张结婚照。

路工回忆自己在太行山时有一张与战友张秀中同志的珍贵合影。当时在太行漳河南岸有一棵百年核桃树，路工和张秀中经常坐在树下畅谈写作、切磋诗文。这棵树每年能结数千颗核桃，他们戏称它为“贡献大”。有一次遇到摄影师高帆，高帆在“贡献大”下给他俩拍了张合影。照片中，两人都穿着八路军灰布军装，戴着灰布军帽，腰里系一根皮带，腿上打着绑带，很精神，神态也很好。可惜这张照片在“文革”中遗失了。

在战争年代，无数先辈舍生忘

死献出了宝贵生命。路工在北京时经常去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，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友。

1996年5月，路工曾把一枚“路漫漫”闲章，转送给是年87岁高龄的书法家谢冰岩先生。谢老爱不释手，达观地对路老说：“路漫漫，证明我们前面的路还长着呢。”路老则说，路漫漫，跋涉中重要的在于求索的过程，在于创造人生的价值。“一棵老树虽能活上几千年，但没有思维，没有创造能力，那活着又有什么用？”

1996年9月30日，我去鄞县人民医院探望已病重的路老。一见到我，他就提出一个要求：“小龚，你能朗诵《海燕》吗？”我听了心里一动：真是巧合了，刚刚想到路老可能会叫我朗诵，果然他提出来了。难道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某种心灵感应吗？

路老18岁参加革命时，在八路军办事处有人问他最喜欢读什么书，他回答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他希望自己能像海燕那样勇敢地去迎接黑暗，争取自由、和平与光明。此刻，躺在病床上的他，让我朗诵《海燕》，是否想从高尔基的作品中汲取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，争取早日康复呢？

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风聚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高傲地飞翔……”路老面朝屋顶天花板，嘴巴微微张开着，眼睛里仿佛充满着希望！他全神贯注地听我朗诵，直到最后一句：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

这时，路老就像雕塑般沉静。1996年10月24日，路工先生在北京去世，享年77岁。这位慈溪观海卫鸣鹤场的儿子，像海燕一样高飞，一直飞到了天堂。

（本版图片由龚爱茹提供）



路工先生晚年



本文作者龚爱茹（左二）与路工（右二）、路工的小女儿叶瑜华（右一）1996年5月在北京谢冰岩（左一）家中合影。